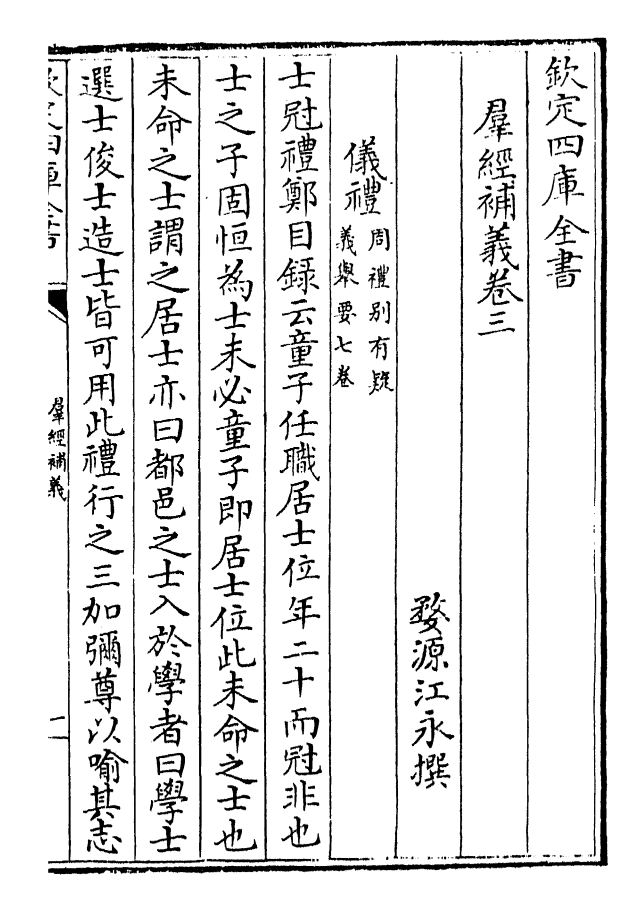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羣經補義卷三

婺源江永撰

儀禮 周禮別有疑義舉要七卷

士冠禮鄭目録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非也士之子固恒為士未必童子即居士位此未命之士也未命之士謂之居士亦曰都邑之士入於學者曰學士選士俊士造士皆可用此禮行之三加彌尊以喻其志

皮弁爵弁今加之他日任於朝則可服之猶之入學者胥雅肄三官其始之意非謂今日已居士位而服此服也未命之士同於庶人六鄉之冠禮黨正教之公族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冠必告是庶人有冠禮也其冠皆可用此禮唯野處之甿與工商之子不可服此服則一加緇衣冠而已大夫有世官士不世也曾是采衣紒之童子即任職居士位哉

士冠禮緇布冠有缺項鄭讀缺如有頍者弁之頍不確

頍者弁之貌不可以此名缺項也缺當讀如字敖繼公云冠後亦謂之項缺項者别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此說是後既不合宜有繩結之乃得固鄭注謂項中有緺亦由固頍為之䟽謂兩頭皆為緺别以繩穿之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是也敖氏謂結之以固冠則非固冠當如鄭說隅為四綴敖氏又謂太古始為冠之時其制如此此說亦善若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若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

於武矣古人之冠只有一梁吉冠喪冠皆然但吉冠横縫辟積無數喪冠縮縫三辟積朱子君臣服議云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疑此說誤

未命之士可奠摯于君乎曰可古者君臣甚親若一家士疾君問士喪君弔士冠其子雖未仕亦使見君宜也

或問夫婦為大倫始相見宜有交拜之禮而士昏禮無之何也曰交拜者世俗之禮不可以論古人古人拜必有先也而后答之賓主之禮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如納

釆禮賓飲射燕食迎賓拜至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如士相見壻見婦之父母介私面於卿是也先拜主人者必有贄不徒拜也夫婦匹偶異於賓客故壻導婦入寢門皆升自西階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合體同尊卑以親之壻不以婦為客故無拜至之禮婦亦不自處於客故無執贄拜壻之禮也

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御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按景

今文作憬當音俱永切與詩之褧衣褧裳中庸之尚絅同皆婦人始嫁襌縠之衣為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

人臣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見於覲者三覲時拜送圭請事時王勞之及賜車服拜受命侯氏皆於堂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賜車服太史辭之乃升成拜若享時拜送幣西階前再拜稽首而擯者不辭蓋是時王之尊益

君僕氏之卑盖臣也見於燕禮者三公取觶酬賓及公爲士舉旅時公賜爵與賓媵爵於公皆於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乃升成拜若公卒觶後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易觶升酌時亦如之賓媵爵于公自酌時亦如之皆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者禮殺也至無算爵後公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此皆已之臣也其於他國之臣見聘禮者一私覿時

賔降階東拜送幣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賔栗階升再拜稽首成拜若禮賔時拜受幣雖將拜而公辭即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見於公食大夫者一拜至時賔階下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賔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乃再拜稽首至侑幣時則賔降將拜公辭賔即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卒食後賔降階西東再拜稽首公降答之不辭之使升者明禮有終也又巳之臣乖有

在堂上拜時燕禮無算爵公賜之爵則降席拜而不下
拜者禮殺從略也他國之臣亦有在階上拜時聘禮醴
賓時公拜送几賓答拜不降者以主人禮未成從略也
古人宮室之制注疏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
房西室朱子疑之謂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
于館時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
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
之稱矣愚按宮室之制上下不同者堂階高下房室廣

狹有降殺耳若室之左右有房宜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於西則西序以東為地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即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有左右房者其室雖迫狹亦足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也

先儒東房西室之説由鄉飲酒義而誤耳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按設尊于堂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為中賓主共之也其云坐賓于西北賓在戶牖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義為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證乎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儀禮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

其餘則為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訛為傳而傳字易為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誤也

顧炎武云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以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

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士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謂萬歷中北監刻本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脫誤

汲冢周書王會篇北唐以閭閭即今之驢也成王時北唐之君獻之射禮因以其形爲盛算之中兩君射于郊用閭中驢配兕馬生騾經傳無騾字蓋中國此獸未繁

殖也顧亭林謂自秦以前無言驢者誤矣

禮記別有禮記訓義釋言詳之

嘗疑成王賜魯重祭未必是賜之郊禘乃是賜魯得立文王廟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皆謂之周廟孔氏謂周制諸侯有大功德者得立其所出王廟意其制始於成王追念周公特賜伯禽使同於宋祖帝乙而鄭桓公武公有功遂例賜之宣和博古圖有文王方鼎其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魯公即魯公

然則伯禽嘗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後乃僭用郊禘而記禮者不得其由來遂以爲賜之郊禘耳史克作頌言僖公承祀匪解亦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賜禘郊之事序於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見成王本無此事也萬充宗云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于周請郊廟之禮樂王使史角往魯諭止之其言必有所據竹書紀年云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又云遷庶殷于魯按成王十二歲即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涖阼親

政明堂位所謂七年致政于成王者也是年始命魯侯劉歆歷譜云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朔此命伯禽于魯之歲是也蓋前此七年為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書命魯侯于成王即位之元年是不考歷譜前此尚有攝政七年耳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即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巳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即奄國之地括地志云奄即曲阜奄至鄉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竝作亂三年殺武庚

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于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而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為得其實其云遷庶殷于魯即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周禮雖極文然猶有俗沿太古近于夷而不能革者如祭祀用尸席地而坐食飯食肉以手食醬以指醬用蟻子行禮偏袒肉袒脫屨升堂跣足而燕皆今人所不宜者而古人安之

月令本是周時之書汲冢周書存其目末篇有序呂不韋因之作十二月紀雜入秦時官名制度而秦實未嘗用也如唐之六典

古人廟制面位先儒說者不同朱子初作中庸或問謂廟皆南鄉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作周七廟圖亦如之又謂江都集禮孫毓議亦是如此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至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内每門每曲揖賈疏云諸侯五廟太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各廟

前兩旁有隅牆隅牆有閤門東北至大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因此知廟皆横列非昭穆以次而南之謂而陽信齋復亦依此作圖廟制昭穆既如此則祫祭面位亦當如之堂上則七尸皆南鄉始祖居户牖之間左昭以西為上右穆以東為上也鄉飲酒禮設尊在房户間賓席尊東東上僎席尊西西上注云統于尊亦此類郊特牲言坐尸於堂鄭孔之說不同説者疑之愚按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祝職云逆尸令鐘鼓

又云相尸禮小祝職云沃尸盥諸職言尸者詳至于主則惟司巫共匰主注云共主以匰大祝陳之器則退諸職皆無言奉主出入者竊意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于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無主也使主隨尸出入則司巫職亦當有奉主出入之文矣然則尸主可相離乎曰可祭禮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在庭或在祊皆不知神之所在豈必尸與主隨而後神止于此哉且堂明而室幽尸為人道故有時而

在明處主為神道故常奉于幽處是亦事理之宜鄭注朝事延尸于户西南面布主席東面或漢禮如此古未必然也

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此節舊説失之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二句連讀此主人為謙敬之辭猶曰謹先布席敬逆吾子云爾非真先客入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迎客也客固辭即是辭其入為席

主人先致為席之辭客對之若曰不敢以辱吾子主又致辭若曰某非敢為儀也敢固以請客又辭若曰某也賤不敢以辱吾子如是辭訖則主人肅客而入矣若不如是則相見自宜入門客又何為固辭耶此謂入內門坐而講說之客若遽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當如此待之儀禮士相見是執贄始見之客昏禮壻見婦之父亦是以贄見無布席留坐之事故無此禮也

尸必式乘必以几註云尊者慎也謂履几以登車猶昏

禮婦乘以几也疏連上句為義謂几在式上誤甚車是動物式上安得有几且式上以虎皮為辟尊者憑之未聞式上復憑几也王登車夏官隷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畁兮是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於地也

車前低於兩較處謂之式其上揉曲木以為憑不但在前者為式其曲而在左右者亦式也軍中可履之以望敵左傳登軾而望之是也孔氏解式為車前横木而較

在式之上不知較有左右二木縱置於兩輢之上非横於式之上也後人不識車上式較之制由孔氏此疏失之

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蓋古語也裘古音渠宜反與箕為韻此謂弓治之家其子先學縫裘揉箕之事使其習熟則治弓易為與下句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意同列子引作良治之子必先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先學為箕語意躍然舊說謂子見父之

善為治為弓因學為裘為箕者非是

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葉當為祭此祭公謀父臨終之言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篇註謂沈諸梁誤矣（汲冢周書祭公解云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與記文大同而小異）

檀弓孔子少孤章為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護孫（字遼人雍正甲辰舉人任刑部主事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

為句而蓋殯也問於聊父之母為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為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

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
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郰曼父之母能
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句
當在問於郰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
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
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
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
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

不知其為殯歟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顔氏少不親見其實上之淺深是以遂謂為已葬也輙曼父者意其為郰人也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鄉飲酒之席本是賔居户牖間為堂之正中衆賔席不相連而在西介次賔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所謂僎者儀禮作遵鄉中鄉大夫致仕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俟賔介正禮畢而後入坐于

尊東南向與賓夾尊旣不僎正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僎皆坐位當如此作鄉飲酒義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于西北夫賓位在正中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通一堂言之賓何嘗在西北又云四面之坐象四時僎之有無不定如無僎豈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又云坐賓于西北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

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卽原壤所歌之兩句也執女手

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盖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曾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射義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興體引起耳此詩以兩句爲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欲其間若一發矢者遲疾亦必與之相比此爲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於詩之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蘩四句騶虞三句草蟲不用者詩句多故也貍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貍首兩句似

太少歌宜永言鼓節宜疏緩亦可容兩矢意當時皆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曾孫侯氏八句乃咏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為射節且篇名貍首又何所取義乎鄭注貍首曾孫失之矣惟吕氏知引原壤歌又謂曾孫亦貍首詩則二詩豈可强合皆不明射節詩句不可多之義耳

羣經補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羣經補義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潘炯

羣經補義卷四

婺源江永撰

大學

大學成於曾子之門人疑亦是子思所作曾子門人之高者無過子思次則樂正子春公明儀大學中庸相表裏要非子思不能作

大戴禮武王有盥槃其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湯之盤銘疑亦盥盤若沐浴之盤不可日日用也且浴器而銘于其上褻矣浴器名杅見玉藻又名浴盆見汲冢周書

中庸

薦其時食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立於阼階下分為昭穆兩行西面北上而南陳如昭一行為尊則昭前而穆後如穆

一行為尊則穆前而昭後孫必與祖同班子必與父異列其面位是西面非北面也爵謂大夫以上同姓無爵謂若五叔無官是也其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序立階下東面北上而南陳如周公為冢宰則周公在上若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在上也儀禮特牲饋食篇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西北面西上賈氏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士在門西

既獻在西階西南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

旅酬有兩節前是正旅酬後是無筭爵正旅酬所以行神惠無筭爵所以交恩好旅酬無筭爵必有為之發端旅酬時賔有主人之酬觶則賔酬長兄弟不必賔弟子舉觶至長兄弟酬賔則必兄弟弟子先舉觶而後兄弟以所奠之觶酬賔旅酬既畢將行無筭爵則賔之弟子

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觶於其長然後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是賓黨之弟子一舉觶主黨之弟子再舉觶章句約其文舉後以該前舉全以該偏也其儀節須細讀特牲饋食篇始知之

人性有五分開則一是仁一是義人倫有五分開則一是親親一是尊賢父子兄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屬之仁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

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非謂軌之

廣狹有不同則車桯杌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輂輦則軌必又狹矣同塗往來縱横裦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泥高反桯杌難行矣

當時篆籒鍾鼎科斗古文書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嘗更姓改物别制異樣之書耳

論語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一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為天之樞集註因以天樞糴之其實天樞一星不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人君之無為而治非真無所為也

朱子或問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説其實地非平面渾圓如球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

射不主皮集註謂鄉射禮文此非儀禮正經之文乃鄉射篇後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賔射燕射

是矣按註雖以三射為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集註引趙伯循解魯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之禘本禘周公非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又言其器服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禘之僭也若文王本

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為周公非為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蓋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或問禘之説章乃是言天子之禘故云之於天下

禹致美乎黻冕黻者裳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若蔽膝之

𣪠从韋覲左傳衮冕𣪠珽與火龍黼黻分二字可見
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故闕其義釋穗字云禾成
秀也葢以穗爲秀此戴侗六書攷之說較吐花曰秀之
義爲長禾成穗俗謂之出穡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
出穡而後堅好也
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徃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
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
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

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為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為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圭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事大國尚侈靡不能如禮制也晁氏謂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者非是

史記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之政事自是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

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為擯而兼相大夫當為承擯何待於名所以特名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

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趨進必有辭此但記其容而略其辭難於翼如之容也事畢而賓退君送賓於門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時為擯者或略於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以紓君敬於是君可以反路寢矣趨進復命此上擯之事當季孫為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

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云臣統於君也則

君臣出入皆由闑東東是主之位賓客則由闑西此闑

右惟據向内言之若向外則由闑左

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

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

不視内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

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

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巳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

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内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説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内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覲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

天子外屏在應門之外諸侯内屏在雉門之内而路門

內無屏宁在門屏之間謂治朝在路門之外屏之內也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禮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于天子之禮舊註誤而集註言享用圭璧亦承其誤

紺為齊服緅為練服本古註然未確也紺緅皆赤黒之

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没則惟純以素若紺緅不以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也以紺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誤以緅爲縓也

古人行禮有裼襲之儀袒而有衣曰裼謂袒去上服之

左袖露其裼衣之左袖裼衣必象裘色不袒則謂之襲

虞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傳以此推

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褻故裘外必有裼衣

聖人於飯食非有揀擇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亦須得聖人氣象非若過責庖人過求備物使人難供

匕箸者比也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

前矣醬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

醯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醯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醯

或醯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

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尚者如飲酒賦詩贈答似從前未之有事（禮之升歌下管皆有定篇）此尚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為野人後進之禮樂為君子意其指

般以前為野人周以後為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般般輅周冕及已慤已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户堂事交階許子路為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

文不至大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賣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耰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

固然沮溺耦耕時即耰國語云深耕而疾耰之孟子亦曰麰麥播種而耰之是耰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之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

植其杖而芸以謂植杖於他處然令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

八士文王武王時人南宮氏又為尹氏見汲冢周書國語文王詢于八虞韋昭以八虞為八士十亂中南宮括

即伯适也南宫伯達遷九鼎南宫忽散鹿臺之財皆見周書以為成王宣王時人者皆誤

孔氏玉藻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為十二幅此誤也玉藻云衽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為衽故鄭註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為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為四幅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合前後右邊則别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之衽

屬於衣乘而放之者也非帷裳必殺之似當時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為衽不用辟積也

麻冕朱子依古註釋為緇布冠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禮之緇布冠也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綖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此說有理後易以純正與服相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

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耳雖變古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功之便故可從若朝服以下衣用布而冠用繒者別於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別也先儒布幅廣二尺二寸八十縷為升又謂麻冕用三十升布為之周布幅廣二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為升無明文先儒謂師說相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寸約得十一縷而緦麻十五升則用朝服之縷抽其半為六百縷一寸二十七縷有奇

縷精而布麤則一升八十縷更不少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為定說若麻冕用三十升布則非也原先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則冠六升也不知此為斬衰有受服受服又有等殺此極重者受服從輕自六升始故其冠之布如之非謂冠必當倍於衣也冠倍于衣惟斬衰正服則然若齊衰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小功緦麻則冠與衰同矣豈吉服冠必當倍於衣乎且以古尺二尺

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矣豈可倍為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必非三十升也金吉甫不知疑三十升之說而疑八十縷為升之誤其考之亦不詳矣

祿之去公室章發於定公之時陽虎欲去家臣之後大夫四世何晏引孔安國云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其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行父也觀

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横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集註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為四世朱子考之未詳耳按昭五年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謂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

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

孟子補義

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也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不足信

孟子之書當是孟子自作非門人所記門人無過於樂正子其能記是書乎

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為惠王

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甇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是年為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見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為襄王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即襄之誤耳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于慎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入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

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畀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即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為王汲冢紀年出魏襄王冢至晉泰始時始出

孟子先遊梁而後至齊觀本書齊桓晉文之事章敘於見梁襄王之後可知也而史記謂先遊齊後遊梁蓋史記於魏齊諸王即位之年皆有誤耳

釁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釁隙之謂

也禮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釁之以豭豚則釁鐘當以豭豚傳云小事不用大牲而齊用牛此相沿如此非禮也孟子未暇論禮學者則不可不知

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為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

左傳楚鄭大夫名申者多字子西申位在西方故也曾

西即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

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齊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

蚳鼃辭靈丘趙岐曰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丘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丘故城未知何據漢書代郡有靈丘縣為唐之蔚州縣應劭謂

趙武靈王葬其地故名此非齊之靈邱史記正義屢引此以釋靈邱誤矣齊之西北境不得至代

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魯頌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則魯之封域蓋廣矣約畧計之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鄰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與莒為鄰則七百里有過之無不及也雖其間不無後世增擴然亦止能侵小豈能并大其附庸之國則

任宿須句顓臾根牟鄅郳牟極郕郜所占地固多然謂
魯之實封儉於百里則魯豈止曲阜一縣乎孟子葢爲
當時諸侯土地過制者狹小言之非實錄也齊百里意
亦同
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葢當周赧王三年巳酉孟子
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
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巳夘距赧王巳酉八百
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葢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

行之年其誤行始於劉歆歴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世本及歴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為共和前年巳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歴譜謂成王元年為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

至厲王巳未二百單三年耳而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為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為五十年也煬公行五十四年獻公行十八年共行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巳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巳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周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為十二年辛夘與今傳巳夘者

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立共伯和歸國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

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巳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為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為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為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巳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巳卯至赧王巳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室豈不知其年數乃抉去七十餘年耶然則皇極經世之

年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誤矣
廛無夫里之布集註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闗市
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
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
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
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為民傭力者不能赴
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
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

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作為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間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别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别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横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註以廛為市宅以里為二十五家又舍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横取民當不至此

不挾兄弟而友古人以昏姻為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為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為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

春秋之末曹已為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為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

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為君者假館也語氣便有挾貴之意

羣經補義卷四

羣經補義卷五

婺源江永撰

雜説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方不及百名書於策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然則字者名之變猶人有名而周人冠而字之又易以字也其稱書名為字蓋始於秦始皇當時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程邈作隸書於是易書名為字故始皇瑯邪臺刻石文云同書文字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此皆稱字之始前此未有以文為字者也當時易名為字惟欲趨新以示異耳不必以字取義許氏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自漢人穿鑿附會之說非不易之訓義也書文猶人之形貌

書名與字猶人之稱呼人之類固孳生浸多當其易名為字但欲以字表名耳何嘗有孳生浸多之意乎孝經援神契漢人偽撰亦有字者孳乳而生之說許氏蓋因之後之著字書者無不襲孳生之說矣

六書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為經以轉注假借為緯有轉注假借而後書之用廣否則一字止有一字之用耳轉注謂别有義可轉用或聲同而義轉或轉為他聲或再轉三轉四轉而皆有義者說文考老之說非也戴侗

因以形之上下左右異者為轉注誤甚

宰說文云辠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此說無理冢宰至尊豈可云辠人執事耶愚謂辛者五味之一从宀者庖廚也宰夫主調和五味而冢宰為之長亦有燮理陰陽之義故皆謂之宰陳平里社中割肉均曰他日宰天下亦如是可見宰割與宰治相通五味舉一亦足會意宰作亥切古音子滓縡皆从之梓从宰省聲亦作榟

県古堯切首倒懸與梟通磔人而梟其首也縣鄙之縣字从県从系県而系之是有懸之義本為胡涓切轉音假借為縣鄙字魯有縣亶縣賁父縣子瑣縣氏縣子皆見檀弓竝音懸孔子弟子有縣亶字子家見家語而史記縣亶有鄡單字子家可見是一人而鄡即縣也單即亶也魏校曰囟頂門也子在母胎諸竅尚閉唯臍内氣囟為之通氣骨獨未合既生則竅開口鼻内氣尾閭為之洩氣囟乃漸合陰陽升降之道也此說不可不知

土之生數爲五成數爲十土字下一畫地也从十者土之成數會意字也

因字象茵褥之形中象縫綫之文理非从大也因循因仍因依及通婣者皆借義後爲借義所奪加艸作茵又别作裀後世字乃者難辭象氣之難出通作廼說文之卣廼廼皆从西即迺字也徐氏引廣韻乃奴亥切卣廼皆如乘切是迺字鈌奴亥切之音矣人部仍字艸部艿字手部扔字皆云从乃聲是乃字亦當有如乘切之

音否則从乃不得聲矣乃迺皆當有奴亥如乘二切之音前人失考正

古人席地而坐寘食物於地有几無案案之名始見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此案以木爲之飾之以玉變於聘禮之竹簋方言夫人以勞諸侯實是王后不斥言之耳此案至漢承用之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案不止盛果實亦可盛肉食也案有

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此為大案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衡此小案一人舉之以上食其時猶是席地而坐也士昏禮婦見舅姑以笲（音煩）盛棗㮚加于橋注謂橋以庋笲如今之案又庋尊之器大夫棜禁士斯禁鄭云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特牲饋食禮用棜實獸於其上覆兩壺是也）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當為坐前陳食之大案若許后所奉孟光所舉之案未必有足也今時鄉俗有刻木板以盛食物餽人

者其制板厚二三寸許長方二尺許其上刻為圓椀之形而淺兩列八椀婚禮既娶後用此板盛果實肉物以饋親鄰婦人此正似古人之玉案孟光舉而齊眉亦正是此器也鄭注言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考之史可見孫權拔劍斫案有言迎曹公者如此案是也其變為今之椅棹不知始於何時也

朱子在同安作民臣禮議云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法也而

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愚觀聶氏圖誠醜怪不經後人皆尚之何也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即以官為氏史有左右左卭明者名卭明而世為左史故以左為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二子者經生耳間有敘述傳聞耳未嘗見國史也

盟詛之事起於蚩尤殷人尚鬼當益重之雖云盟詛不及三王而周禮有盟詛之官會同有祀方明之禮成王

盟諸侯于岐陽盟之尚也久矣至春秋時盟詛益煩雖
知屢盟長亂而不能革逮其後渝盟不信者多明神亦
不能誅殛人知盟之無益至戰國時此風遂衰毛遂至
楚定從用盟僅一見其為盟也取雞狗馬之血來則盟
亦甚草草不以盟為尚也即盟詛之事可以觀世變當
其盛也雖聖人不能不為設官制禮一若推波助瀾及
其衰也不待法禁戒令而自止
古人訓義多以同音或相似之音釋之仁者人也義者

宜也義宜古音皆為俄儆者儆也助者藉也藉字當與助叶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以相近之音訓義射有當故切之音詩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大戴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是也鄉射記豫則鉤楹内則序又為豫然豫又或為榭則射字本音亦哥諧皆無室之屋也中庸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則古人以成訓誠後人始以實訓誠然非字字可以音訓義也白虎通釋名學之亦有牽強者矣

弟子職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朼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是謂貳紀此謂先生與賓客同飯弟子從旁益飯之儀斗所以盛飯豆所以食飯挾朼猶今之飯匙嗛者食飯盡也周還而貳唯嗛之視視其食盡者益之同嗛以齒兩人同時食盡先益其長者也儀禮經傳通解註謂益羹益菜誤

古以人中指中節為寸醫家謂之同身寸十寸為尺一舉足為武三尺再舉足為步六尺張兩手為尋八尺中

人長八尺與張兩手縱橫相等今中人張兩手為五尺
然則古八尺當今五尺古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此為確
數以此考古五尺之童為三尺餘六尺之孤為不滿四
尺黄鍾九寸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布幅二尺二寸為
一尺三寸七分五釐車輿六尺六寸為四尺一寸二分
五釐正可容三人程子謂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不
知據何尺若如今之布帛尺則六尺六寸僅得三尺六
寸不能容三人矣黄鍾九寸仍當别攷

古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十畝為頃古一畝之長六百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為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為古者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為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為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二三四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為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為

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有問程子者謂古百畝今為四十一畝餘以地所收計之不足食八九人不知若何折筭恐未密也有謂漢武帝時趙過始教民牛耕非也觀冉伯牛司馬牛之名字犂耕用牛久矣更有一切證國語竇犨對趙簡子云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謂貴者降而為賤如宗廟犧牲忽服勤于田也豈非牛耕之謂乎

萊田有休一歲二歲不耕者其土不美須休之以養地力也雖休一歲二歲所出之穀倍于常歲之收含氣厚也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謂新墾之田與休田之法異

古人以子卯為忌日又謂之疾日君大夫徹樂減膳學人舍業惟朝夕哭不避子卯則冠昏祭祀興戎皆不用子卯可知矣說者謂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忌之夫桀紂之死亡與人何預即謂惡而忌之亦忌甲

子乙卯兩日耳何為辰在子卯皆不用耶愚疑古人亦有五行避忌之說五行家有三刑水刑木木刑水金火自刑其方故辰午酉亥自刑寅巳申丑戌未循環相刑惟子卯兩日相對互刑子刑卯卯亦刑子故尤忌之此流俗相沿雖聖人制禮不能革也又如周以木德王而祭與佩玉皆不用商亦是避忌

考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户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丹陽郡户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

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豫章郡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此三郡之地即今浙江江西二省及江南省府州縣之在大江以南者總計戶三十九萬八千四十一口一百七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九而北方則穎川一郡戶四十三萬有奇口二百二十一萬有奇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有奇口二百五十九萬有奇戶與口皆過于三郡南陽一郡戶三十五萬九千有奇爲少遜而口一百九十四萬有奇亦過之何

以北方户口如此其多南方户口如此其少也可知古時南方土廣人稀北方有大亂人民遷徙而南然後南方漸殷庶也

羣經補義卷五